



■ 茅盾

茅盾在1930年4月,结束了在日本2年的逃亡生活,回到上海,把住家从景云里搬到了公共租界,仍旧过着“地下的生活”,行动更加谨慎。为了稻粱谋,他继续卖文为生,尽量做到住地的“安静和本分”。他沿用在日本时的化名“方保宗”向房东租房,并称自己是教书的。这个住处知道的人很少,笔者的父亲孔另境是他的内弟,当时住在虹口,离这个新家颇远,去的机会也不多。这年的夏秋之交,茅盾感到身体很不舒服,神经衰弱、胃病、目疾,一起袭来,最可恼的是眼病,心情也随之坏了起来。写作也只能停止了。因眼病,他实实在在在前后休息了6个月,每天没事,东跑西跑,跑得最多的是同乡前贤卢表叔公馆。

卢家表叔

这位卢表叔即卢学溥(鉴泉),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公债司司长、交通银行董事长、造币厂厂长,还办过浙江实业银行等。笔者曾查阅过上世纪20年代的线装本《乌青镇志》,是由他主持续修的。他曾举荐多位乡亲进银行工作,茅盾最初进商务印书馆工作,即是持他的推荐信面见张元济总经理的。茅盾从日本回沪的同月,即到卢公馆拜

茅盾与《子夜》(上)

◆ 孔海珠

《子夜》是茅盾长篇小说创作的代表作,茅盾用了一年多时间来写作,动笔前有一个较长的准备和构思过程,他的创作经过值得探究,比如《子夜》中茅盾第一次写证券物品交易所,但交易所门禁甚严,除了经纪人,他人不能进去,茅盾如何进入其中?创作期间他为何经常去同乡前贤卢表叔公馆?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、茅盾内弟孔另境的女儿孔海珠在《红蔓》杂志上撰文披露个中细节。



■ 一九四六年摄于上海大陆新村。左起:孔另境、孔海珠、孔建英、孔德沚、金韵琴、茅盾

访。“卢公馆的客人中,除银行家外,也有南京政府方面的人。要打听政局的消息,卢公馆是个能有所获的地方。”也是在卢公馆,茅盾曾听说,做公债投机的人曾以30万元买通冯玉祥部队在津浦线上北退30里,这件事也成为他写《子夜》的材料之一。

笔者曾访问卢学溥的女儿卢树馨。她还记得小时候见到茅盾的情景,那时小说《子夜》刚刚出版,他们家里人都在传阅,猜测书中的“吴少奶奶”原型是他们家的宝小姐。她的这位姐姐很漂亮,也有恋爱故事,于是曾向作者追问过,作者当然不会做正面肯定的回答。

卢树馨还回忆,有时,茅盾与夫人孔德沚一起去他们梵皇渡路的家,她印象中还见过茅盾夫人。那时,银行界有什么“风吹草动”都会聚拢在他们家,花园里停满汽车,他们商量着一致行动。银行家还有个星期聚餐会,在都城饭店(现在的新城饭店)经常相互沟通情报。茅盾混迹于他们中间,观察、倾听……

准备和构思

《子夜》的写作从1931年10月起始,至1932年12月5日脱稿。其实,茅盾在动笔之

前,有一个较长的准备和构思过程。写作这样的民族资产阶级题材,在他是第一次。自提倡新文学以来,《子夜》也是第一部描写民族资本家的长篇小说。

茅盾在“后记”中介绍《子夜》创作经过:“……其间因病,因素,因上海战事,因天热,作而复辍者,综计亦有八月之多,所以也还是仓促成书,未遑细细推敲,但构思时间却比较长些。”茅盾是勤奋的。在病休期间,眼睛虽然不能多用,思维仍离不开构思他的创作。他对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有比较深刻的了解,熟悉上海工商业的情况。他的朋友中有做实际工作的革命者,有自由主义者;在同乡、亲戚、故旧中,他们大都是中小企业主、商人、公务员、银行家等。茅盾与他们闲谈中,关于农村经济的破产,引起市场的不稳定性,流动在都市的资金并未投入生产方面,而是投入投机市场等等,一件件新鲜事例,加深了他对社会现象的了解。他本来打算用这些材料写一部农村与都市的“交响曲”,后来因那年夏天天气特别热,他的书房在三层楼上,尤其热不可耐,只得停顿写作。等到再起笔时,把原来的计划缩小了一半,只写都市而不写农村了。



■ 《子夜》手稿本封面

传奇大将陈赓

尹家民



12.勿勿写上“我爱你”

陈赓清清嗓子说:“在中国这块土地上,把工人比作高山的话,农民就是大海,海要是不卷起狂风巨浪,山再高也是白搭!只有把广大农民动员起来,革命才有希望!”“你这比喻不恰当。现在工人阶级不是高山,连平地也不如,他们被压在十八层地狱之下,是火山岩浆,一旦爆发,连海都得烧枯!”说到这里,根英轻轻地笑了,朝周围的姐妹点点头。以陈赓和王根英的意见分成两派的学生们激烈地辩论着。许多来自农村的包身工都站在陈赓一方。会写字的还写了文章,贴在教室墙壁上。这天,陈赓和王根英作为双方代表,坐在讲台的同一条板凳上。人们争论不休,相持不下。这时陈赓突发奇想,从笔记本上撕下一窄溜纸,勿勿写上“我爱你”三个字,折好,推到王根英跟前,然后若无其事地望着前方。王根英接到字条,正眼一看,心就咚咚地敲开了小鼓。不管她多么倔强,多么任性,多么傲慢,此刻却不由得满脸涨得通红!她急忙把字条卷起来……王根英的举动全在陈赓的余光里。他庆幸自己的大胆冒险行动“得逞”,全身突然充满了紧张而甜蜜的感觉。然而,局势急转直下,只见王根英一撸短发,呼呼地站起来,走到墙报前,啪地往字条背面吐了口唾沫,将字条贴在上面。而后亮开嗓子说道:“革命只有工人运动这一条路!有人说我们工人在全国只占少数,别看我们现在人少,只要大多数懂得要解放,他们就会跟着我们走……”这下急坏了陈赓,他那张字条还贴在墙报栏里。他抱住脑袋,恨不得找个墙缝钻进去。王根英还在发言,说什么他也听不清楚。但不时可以感觉到她那雪亮的目光嘲笑地投来。不知是羞怒,还是痴迷,陈赓决定一不做,二不休,马上又写了一张字条给王根英。王根英接到字条又是啪地往墙上一贴……到下课,墙报上贴满了字条。人们还以为这是陈先生的挑战书呢。走近一看,都惊得瞠目结舌:“啊,怎么是‘我爱你’?”“好哇,这

下可抓住‘农民运动’的小辫子啦,你们向我们‘工人运动’投降啦!”“啥人投降啦?”“求爱还不是投降?”这天傍晚,他俩在黄浦江畔相逢了。“陈先生,你约我到底有什么事?”“根英,你不同意就算啦,何必把我晾在讲台上?”“你要我同意你那个农民理论?”“不是。是咱们俩的事……”“咱们俩是两派意见,我只赞成工人运动。”“咱们和好吧。工人和农民都是受苦大众,谁也离不开谁。我看咱们干脆工农结合……”“怎么结合?”“就像我和你这样……”陈赓说着,一把抓住王根英那两只发烫的手,“根英……”王根英没防备陈赓的突袭,一时羞得满脸绯红,好似一朵突然开放的玫瑰。陈赓突然把她拥在怀里……

“陈赓,你个大先生怎么会看上我这个小穷纺纱工?”“向大姐你认得吧?那天我去看望生病的蔡和森,他的夫人向警予向我介绍了你。她说你人好,勇敢上进,她要培养你成为一名优秀妇女干部,说你文化低,让我多帮助你。”“你就在课堂上写条子‘帮助’我……”“这是第一步……”“以后呢?”“以后就‘工农结合’!”然而,陈赓与王根英的接近却招致根英家中的反对,因她从小已许配一户人家。这时,陈赓又奉党的指示,要回长沙去开展工作。他们的爱情火苗,眼看就要被雨水打湿了。

南去的列车已经靠近月台。王根英心急火燎地一头闯进车站,在每一节车厢里寻找,都不见陈赓。有个人从后面一把搂住她,吓她一跳。她回头一看,嘴巴便一张一合,喊不出声。“我知道你会来,在下面等你哩。”陈赓开心地笑了。他凝视着她,说:“咱俩有缘。你不是学名叫庶心吗?我的学名叫庶康,这叫命中注定。现在你叫根英,我叫陈赓,根、赓同音,这叫合仄押韵,拆也拆不开……”“把票退了吧,我爸叫你在家住两天……你就会瞎开心!”王根英说。“你爸爸不赶我啦?”“赶啥人?阿爸已经答应退了那人的婚,要叫你当上门女婿哩!”她把双手伸给他。他把她拉近了。“不行,我今天必须走!东洋兵正在长沙屠杀我们的同胞!让我来跟你告别吧……”他凄婉地、含情脉脉地望着她的脸,沉思了一会儿,忽然在她眉尖上吻了她那颗痣一下,迅速抓起皮箱……

7.我为这个计划吃惊

幸好,我所在的团队营造了适合主持人生长的土壤。《东方时空》的创办人孙玉胜曾谈到对新闻节目主持人的看法:一个优秀主持人的外在标准应该是具有个性、魅力和激情。而内在的标准是主持人要有良好的职业敏感能力,也就是发现能力,还要具备出色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。

在这片土壤里,不会肤浅地把节目主持人这一行看做是青春职业,主持人能否被观众认可,能否与栏目贴合,最要紧的指标是职业感,而不是年龄、性别、相貌什么的。

意识到年龄,也好,可以让自己有一点警觉。人到中年以后,不知不觉就容易怀旧了,小时候的事,年轻时的事,历历在目,津津乐道。一说起布票、粮票、“文革”、知青等话题,我就止不住地陷在往事里。那些事,那些人,那些日子,都涌上心头。当我觉察到自己的这种状态时,有些不安。怀旧,是不是太早了?眼前的事那么多,面向未来的事那么多,我克制着怀旧。等我真的七老八十了,再去怀旧也不迟。不太老的时候去创造怀旧的资本,很老的时候有旧可怀。

意识到年龄,也是一种自我认识和调整,30多岁时,我对着镜子说:“我都有皱纹了。”我妈看我说:“少有的美,老有老的美。”这话真说到点儿上了。接受年龄带来的转变,才能看清自己,有舒服的、自然的顺应,而不是徒劳地留恋青春,惧怕未来,那实在是拧巴。

卢勤老师总是让我忘了她的年龄,她一辈子都被叫做姐姐,不仅因为她是《中国少年报》的知心姐姐,也因为 she 一直保持着姐姐的状态:年轻、热情、活力四射。她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,是最有神采的,敏锐灵活,激情洋溢,精神抖擞。一礼堂的孩子,叽叽喳喳,她能瞬间让他们安静,让他们注意力集中,也能瞬间让他们欢呼雀跃,畅快表达。孩子的秘密、困惑,不想对家长说,却可以对知心姐姐敞开心扉。几十年来,她影响了几代小朋友,她也永远保持着年轻的状态。我几乎没听她谈论过年龄,她似乎与中老年话题很远。即使她病了,躺在医院病床上,她也依然是阳光灿烂。

我去医院探望她的时候,听她聊正在为孩子家长写的书,聊她的下一个计划。而谈到伤病,她只是轻描淡写,完全不像病床上被关照被慰问的人。

卢勤老师已经当了奶奶,孙子的到来使得奶奶更精神。她绘声绘色地讲完孙子的故事,拿出了一张红色的名片给我,很有幸福感地说:“我儿子帮我建立了一个‘卢勤问答平台’。”只见二维码中间,是卢勤姐姐的照片,看起来又熟悉又时尚。两行手写的字:“长大不容易,沟通有办法。”有了这个平台,有更多孩子去述说成长的烦恼,有更多父母去交流沟通心得,而卢勤,依然年轻着。

石铭阿姨,最吸引我的就是她的状态,她已经95岁了。这位前辈曾经是一位报人,有过传奇经历,也有过丰厚业绩。60岁离休的时候,她定了一个30年计划:办一份报,出几本书。

30年!我为这个计划吃惊,离休了,散淡日子慢慢过呗,过到哪天算哪天呗!而老人家不但定计划,还定了30年的计划。有30年计划,就有30年的心气儿。一年又一年,她实现了一个个预定的计划。她为老年人办了一份报,忙忙碌碌操持着,拥有好多忠实读者。书也一本一本按计划出版。在书桌上,我看到了她的手稿,字写得刚劲洒脱,文字利落流畅;再看人,在阳光下,她穿着杏色碎花衬衫,目光明亮,笑容满面,如此美丽,如此动人!

我并没有和她们谈过“年龄观”“性别观”,她们的生活似乎已经告诉了我们了,她们为人女,为人妻,为人母,她们也都是职业女性,每个角色都尽心,每个年龄段都有精彩之处。我欣赏她们。

不知不觉,我们团队的平均年龄大幅度提高,大概能有40岁了吧!从我40岁,同事们就叫我“敬大姐”,20年来,陆续来的新同事都这样叫。偶尔,有比我年长的,比如资深军事记者冀会彦,半开玩笑地管我叫“他敬大姐”,“他”就是指小水小白他们了。如今,小水都有了白发,当年渴望年老的小白成了老白,当年住单身宿舍的姑娘小伙陆续成家生子,中年人的状态也成了节目的状态了。

我遇到你

敬一丹

